

我蹲下来,抬手擦去儿子脸上的泪珠,嘴里不断重复着:不怕,好儿子,乖宝宝,是妈妈,不怕……我捧起他的脸,亲吻着,一滴一滴吻走他脸上冰凉的泪珠,一寸寸吻热他冰凉的脸蛋。我把他抱进怀里,双臂拥紧他小小的身体,轻轻拍着他的后背。儿子哽咽的气息慢慢匀了些,颤抖的身体也慢慢平静下来。

这是儿子上小学的第一天。下午不到四点半,学校就放了学。单位离学校很近,电动车七八分钟,加上等待,来回不用20分钟。可我没有在那时去接他。单位5点下班,接了他回单位刚好下班,回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。可若不回来,每天早走半个小时也不妥当。再者,单位事务繁忙,常有会议,时有加班。学校贴心,设了晚托班,孩子可以在学校待到5点半。我第一个报了名。

下了班赶紧来到学校。晚接的家长陆续来到拥堵在门口,伸长脖子向里张望。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而煎熬。

远远见到孩子在教学楼排队,人潮便涌动起来。看到自家孩子的家长伸长手臂摆动挥舞,有的大声呼叫孩子的名字。孩子们来到门前,伸缩门费力地开出一条缝。站在前面的家长的孩子还没出来,先出来的孩子的家长却被挡在了后面,人潮更加汹涌,喊叫声此起彼伏,那门就更堵了。

又矮又小的我,掂着脚尖伸长脖子,视线也越不过前头的一片黑脑袋。前面一个家长接到孩子,扭转身

体,挤开人群,破开一道视线之门,我瞥见惶惶转动眼珠的儿子。我还没来得及及喊出声走上前,视线空门就被堵上,我只来得及把手臂穿过夹缝。后面一股大力将我整个推向前,我左摇右晃脚步踉跄,本能地顺势抓住儿子的胳膊。我用另一只手臂费力阻挡着从四面八方挤来的身体,试图保持稳定,试着回撤力气,试图将儿子拽到身前。

有些害怕吧,也会有委屈吧,刚刚应该是恐惧了。

儿子抱着我,小胳膊紧紧搂住我的脖子,我们各自激动的心跳在彼此的拥抱中慢慢回复。身边人来人往,一拨又一拨。每个人从我们身边经过都会刮起一阵风,有的还会碰到我们,或手或脚或腿。几个人一起经过时,多股风就会合成一股风,扬起我的发丝或者刮过我的脸颊,他们的

# 一米看世界

□方寸

儿子只见面不见人被用力拖拽吓得哇哇大哭,我手推头拱,大喊儿子的名字,用尽力气把声音先挤过去。过度紧张的嗓子快要破产,抖着颤音,扬起哭腔,祈求前面的人让一让。前面的人收缩身体费力侧倒,闪开一条缝。缝隙中挤过我的一大分贝,儿子看到我收了声,泪珠挂在脸上,随着哽咽颤抖。

离开妈妈奶奶,离开厮混玩乐了三年的幼儿园小朋友,离开称自己“好大儿”的幼儿园老师,来到这个离家好远,地方有些大、布局很不一样的学校,跟一群陌生的小朋友坐在一起,教室里走来走去的老师并不认识,说的话也似懂非懂……儿子该是

气味儿携着尘土钻进鼻腔。空气流动,顺带把他们的目光瞟到我们身上。眼神无声,却跟路上被堵住的汽车鸣笛一样带情绪、有色彩。

我讶然,进而惶恐。这是我第一次从儿子的视角看世界。透明的空气像一个高度凸透镜,不论光线、声音还是影像都变了形,黄昏暮色,人影幢幢,车喧马嚣,都那么虚幻那么不真实,那么高高在上,无形的压迫感笼罩。路过的人都低头斜眼看你,似乎一根小指头就能摁扁你,你感觉自己成了蚂蚁。

曾经,在电梯里,门打开,一群人涌进来。原本站在电梯中间的我退后贴边,儿子也跟着退后。一只手拽

艺品”终于定型。

早烟,就是常抽烟的人俗称的“黄烟”。那个时候人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家地里种些黄烟,维持自身一年的需求。我父亲也是自己种黄烟。小时候,我跟着父亲上山种黄烟,看着父亲弯腰整地、栽种、施肥、搭茬等,每道工序都做得细致周到。他还念叨,施肥不能用任何化肥和人类及动物的粪便,只能用豆饼和豆腐渣,只有这样种植出的黄烟,才能味道纯、质量好。

## 父亲的旱烟袋

□杨强 赵刚

黄烟成熟后,父亲就忙着上山收割,然后就是晾晒。这个过程不能见雾和露水,更不能捂着不见光,否则会发霉或腐烂,这样黄烟的味道就变了。父亲近乎苛刻地执行着这些“操作规程”。晾晒好的黄烟烟叶,正反两面都呈现金黄色,很美观。

父亲伸出粗糙的右手,轻轻地拿起一片烟叶,揉碎后一点一点放在随身携带的烟袋锅内,点火、轻吸,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礼物。父亲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,喃喃说道:“真不错啊,味正质纯不辛辣,烟灰纯白无杂质,地道的本地货!”

履缓慢但又庄重地绕着整个村庄走了一圈,最后,走进了一条干涸的河流。

我已经忘记了过程是如何进行的,但我记得我被妈妈冰凉的手紧紧攥着,仿佛我的手浸泡在冬日的河里。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牵起妈妈那样冰冷的手。那天,我亲眼看到制作精良的纸马、纸钱被扔进火光里,“呼”

## 生命的火焰

□李烁

的一下,火苗蹿得老高。我抬起头,看见火的上面,是纸灰,飘啊飘,飘向了西边,然后,消失在夜色中。火光的对面,是大人们扭曲的脸,他们紧紧盯着火堆,嘴里念念有词。

舅舅和姥爷都是不善言辞的人,我的印象中,从没见过他们有过的交流。他们的交流机械又无趣,对话时总是没有什么表情,根本没有他们面对外人时那样的热络与欢喜。在月色下,火光逐渐小了,可是我的脸还是

我,我转头看到儿子。他站在最角落,昂着头正看我,眼神中透着害怕。“怕什么?小小男子汉不是吗?”我说了他一句。儿子没有回答,眼里又透出委屈,嘴角扁了扁,指了指面前。他身前是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子,背着一个硕大的旅行包,鼓鼓囊囊的。那个包的下沿正好顶着他的鼻子。他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和脑袋,小嘴更扁了。我这时才明白。

那个男子本就敏捷,人又多,进门动作又快又猛。转身之际,那背包一甩撞到儿子的鼻子和脑袋。儿子乖巧,没有喊叫,没有声张,更没有哭闹,只是拽拽我的衣角。如今想来,儿子当时的心里应该是惶恐的。小小的他,如同陷在一口深井里,四壁都是高压,压着他的鼻子,压着他的眼睛,压着他的脑袋。唯一能够给予帮助的

母亲却也不理解,争论拯救,一句“小小男子汉”将他压陷更深。我抱着儿子,蹲在学校门口路边角落,看着变形的世界,感受着儿子心中的恐惧、惶恐、害怕、紧张,感受着他对我的深深依靠,心里无限自责。我暗暗发誓,以后,无论在电梯还是其他地方,我都不会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,我要跟他在一起,视线在一起,感受在一起,心在一起。

一米,有多高?  
一米高度,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?

蹲下来,跟孩子对视,与孩子并肩,你就会看到,你也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是否友好,自然也就知道对儿童友好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……

我逐渐懂得了父亲,也能完全理解与宽容父亲嗜烟的理由。父亲一生坎坷辛劳,在贫穷的年代,他长年埋头在贫瘠的土地里,为一个大家庭的温饱而抗争。他性情耿直,为人率性。他一生嗜烟,用以待人接物、排遣寂寞、解除疲乏与愁苦,就像骚客于诗、武士于拳,他是将所喜所爱当作了生命的一部分。

树欲静兮风不止,子欲养兮亲不待。父亲于二〇〇二年农历正月三十过世,享年六十五岁。至今已过去二十个年头,但是无论过去多少时光,都无法抹杀父亲在世时的脚步和身影。我时常怀念勤劳一生的父亲,更不会忘怀父亲珍爱一生的烟袋锅子。“想想你的背影,我感受了坚韧;抚摸你的双手,我摸到了艰辛,不知不觉你鬓角露

了白发,不声不响你眼角上添了皱纹。我的老父亲,我最疼爱的人,人间的甘甜有十分,你只尝了三分……”耳畔想起刘和刚演唱的歌曲《父亲》,我的眼泪盈满了眼眶。

一身疲惫独自扛,两壶浊酒断心肠。逝去光阴难忘。我一直把父亲珍爱的几个旱烟袋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西间屋的桌子上,我经常出神地看着它们,仿佛看到了氤氲在浓浓白雾中的父亲,过去的回忆一股脑涌上心头。我觉得,抽着旱烟袋的老父亲很帅,他是天底下最可敬、最可爱的父亲!

被烤得滚烫,与此同时,手已经被妈妈攥得冰凉。倏地,我听到舅舅的声音从即将偃旗息鼓的火光的对面传来:“爹啊,在那边一定要吃得好,别不舍得花钱,一路走好,到了那边托个梦,缺什么我给你烧过去。爹娘,您就放心吧,有我和我姐……爹……爹啊……一路走好……爹……”

父子间的最后一次“交流”,就这样,顺着火光上的纸灰,飘啊飘,飘向了高处,远处,直至,消失在夜色里。

这场仪式持续了几天我已经忘却了,那场有关于生命的火焰却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没有熄灭——外祖父活在我们的嘴里。不过如今,大家都可以面不改色地讲起我的外祖父,她的丈夫,他们的爹。甚至,我可以打趣舅舅长得越来越像外祖父了。

至少我以为的是这样的。直到,那晚我看着舅舅对着镜子端详,流下了泪水。直到,我牵着妈妈的手去给外祖父上坟,不经意地牵起她的手,又是那日般的冰凉。

总有人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,可是,面对亲人的离别,我才发觉,生命存在的本身,就是最大的意义。



## 风儿吹来一幅画

□盖少艳

风儿吹来了一幅画,那是童年的你我她。留着短发的三个小女孩在温馨的农家小院,嬉戏打闹并逐渐长大。

梧桐树已盛开了淡紫的花朵,小喇叭在风中歌唱。空气中飘荡着氤氲的淡香。它们婉约而优雅,如同优雅的女子。尤其是月色里的梧桐树,更多了一丝浪漫与风情。

母亲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,有月季花、太阳花、地雷花、蜀葵、地瓜花。每逢花开,小院子里花瓣摇曳,花的颜色与光影相交织,形成一幅流淌的画卷。

院子东边有口压水井,我们吃水主要靠它。水井旁边垒了水泥井槽,上面洗菜,下面洗衣服。放学后,我姐先把水缸灌满,再帮妈妈洗菜。我扫院子,三嫂烧火拉风匣。

院子不算太大,却被父母利用起来。东边养着老母猪下猪崽,南边养着下蛋的鸡鸭鹅。放学回家,我们都去山上挖菜回来喂它们。

小院子地面砌的石头,被父亲拼成了多种图案。我和三嫂在院子里用小石头拾入股,小手蹭的都是灰。我们在院子里踢毽子、弹玻璃球、捉迷藏。

母亲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一进门穿过厨房,进入西炕,西边的那一面墙全是我们的奖状。每年年底,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接过我们的奖状,然后郑重地把它们贴到墙上。母亲经常拿干净的毛巾擦拭那面奖状墙,开始我还不理解,直到长大后的我结婚生子,面对儿子的那一摞摞奖状,爱不释手,才读懂了母亲。

母亲做的饭菜色香味俱全。芥菜鲜嫩时,挖回来煲芥菜汤;榆树钱下来时,做榆树钱饼;槐花下来的时候焯水,用花肉包包子;母亲能把普通的芋头做成香气扑鼻的芋头汤,把普通的蔬菜和白面调和,在大锅里烘焙成各种点心,让我们在疯长的年龄里饿不着,吃得饱。

农闲时,母亲坐着马扎在院子里给我们缝制衣裤。针脚细密又均匀,领口与袖口也缝上了花

边,一件漂亮的裙子就诞生了。我们抢着过去试穿,母亲笑着说:“都有份。”当我们穿着母亲缝制的衣裙去学校,路人投来了羡慕的目光。

月色朦胧的夏夜,父亲拿着凉席铺在平台上,再铺个厚厚的床单,放上枕头,我们抢着躺到上面。母亲摇着蒲扇驱赶蚊子,给我们讲故事。清风徐徐,星光满天,一个美丽的夏夜就是这么度过的。

秋收,平台上堆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子,成串的红辣椒挂在屋檐下。粮食晒干后被父亲推去集市售卖,父亲买回一包花花绿绿的糖果,我们高兴地一抢而空。

漫天飞雪时,父亲把大炕烧得滚烫,我们仁坐在炕上磕着瓜子,母亲在厨房准备着热汤。吃饭时,我们抢着递碗筷,饭后抢着刷碗。院子西北有个兔子窝。兔子长大了,母亲要去集市上售卖。母亲把独轮车推了出来,左右各绑了长方形的筐子。左边坐着我和三嫂,右边筐子里装着带笼子的小兔。母亲说:“二嫂三嫂听话,兔子卖了给你俩买好吃的。”

瘦小的母亲推着我们去镇上赶集。漫长的山路要走很久。遇到上坡,母亲累得满头大汗。下坡时,母亲使劲拽着车把,生怕摔着我们。到了集市,母亲先掏出零钱给我们买了串糖葫芦。

三嫂看好了摆摊卖的胶皮娃娃,哭喊着要。母亲兜里的钱不够,哄着三嫂下次再买。回家后的三嫂闭着眼睛哭喊着要娃娃。母亲吓唬她,皮猴精来了。她把嗓子哭哑了也不要休。没办法,母亲从抽屉里拿了五块钱步行去镇上。傍晚时分,母亲买回一个漂亮的布娃娃,三嫂看见娃娃立马不哭了。三嫂抱着娃娃,高兴地跑到街上炫耀。母亲见我也喜欢娃娃,又买了一个不倒翁送给我。母亲给我们仁换上她亲手缝制的连衣裤,还特意领我们去镇上照相馆照相。随着咔嚓一声,照相机留下了我们开心的笑容。照片中的三嫂抱着她心爱的娃娃,笑得那么开心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姐妹之间的爱依然如初。这张老照片记录着姐妹一起长大的情分,让我们共同拥有了一段历史与回忆,一段最珍贵的人生旅程。

## 思念

□刘吉训

清晨  
烟雾已散  
却看不到  
母亲忙碌的身影  
黄昏  
鸡鸭回栏  
却听不到  
母亲深情的呼唤

夜晚  
梦中的小油灯  
依然昏暗  
却见不到  
母亲缝衣补袜的笑脸

风儿  
是隔世的邮差  
来来往往  
却捎不去  
我幽幽的思念

五月  
晴朗的星空  
是醉人的梦园  
空空旷旷  
却难让母亲  
款款走进我的梦幻

## 花语 (外一首)

□赖玉华

雨来过了  
挑起五月的门楣  
小雨吻过的花草漫过天际  
一株两株,一片又一片的  
绿光成为立夏的主旋律  
矢车菊举着蓝色的花蕾  
让赏花的一对老人  
驻足  
此刻,阳光热烈  
还有树影斑驳  
我的文字  
游走在岁月的边缘

### 如果

如果岁月可以回头  
我会再走一遍  
身体的客栈  
在夏日的天空  
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  
此刻  
我努力地捶打自己

一封迟到的信笺  
在尘世间用泪水浸泡  
无法释怀的我  
与时间对抗沉默  
五十载的人生  
只剩下  
七月泛黄的记忆

### 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诗歌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,字数在2000字以内。

投稿邮箱:

yrbzkb@126.com

